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八

學海堂

鍾山札記

餘姚盧學士文弼著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並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子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畺畺畺畢粹終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畺畺畺爲

疆竟之竟居影切畢粹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畧以俟博學者攷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鷩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劒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莽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

臧鏞堂案鄭注樂記奮末廣賁之音

皇清系角
卷三十八
作云賁讀爲
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宋劉彝以爲
疢當作痕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
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氐昏之
類皆从氏又氐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璿是其例也顧亭林李
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疢爲氏誤
之甚矣文昭考說文有疢字云病也从疒氏聲竝無痕字又昏
字云日冥也从日氏省聲氏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
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疢字但云一作疢竝不言
本作痕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真文韻中之字

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由辰絳字誤

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麇史記正義敘諡法

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諡法作震又作軍賁亦可讀祕芹亦

可通蘄垠亦可通沂沂鄂郛垠鄂此類甚多故知底亦本與民聲相

近非本作痕而避諱改底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

之从昏者卽說文中亦尙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

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

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葉字則昏字

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

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

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瘠音

民此底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瘠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釋文云譬也毛傳卽以磬釋倪則倪磬義同說文倪譬喻也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倪耳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誓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矍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脾析卽脰脰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脰脰說文脰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脰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脰脰此亦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脰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脰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觶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卽是卒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旣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

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觴處各本皆有誤
字本當云卒觴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觴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
觴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觴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
改爲主人先飲卒觴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嘑肺啐
酒并此卒觴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觴奠而
不飲此西階上卒觴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注中酒
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觴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并
改

大司馬困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
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

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昭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畧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

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賁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鷁冠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
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
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
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
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
以蹶口開唇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囈侯建
晉灼曰音內言囈說又琥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鴉內言亦是讀
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菟以附會之毛
本尙作囈說蓋卽虞書之讒說毛本是也

糝謂之泔

爾雅釋器糝謂之泔郭璞本糝作糝釋文云爾雅舊文并詩傳
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糝也積
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昭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
四引爾雅尙從米旁作并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
泔也則糝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
舍人語臧輔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
曰泔據釋文所云則郭氏前注爾雅者俱作米旁李亦
與舍人義同以木
乃以米之誤耳

鮮有解義

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
落

曾子二子華元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師古注引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關此文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以二子爲是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亦同抑首作抱首顏從如淳前一說是也禮記檀弓則稱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卽一人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轂天天是楮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今案

邕傳作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及箋然
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
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竝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
王氏乃誤以爲韓詩亦同作轂并刪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爲
韓詩之說不審甚矣

憊

疲券之券今人但作倦字亦可作憊列子湯問篇饑憊則飲神
漢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
不可廢憊也又易震彖傳王弼注古本作憊憊者懼於近矣見
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倦字

孫叔敖實爲氏